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范成大攬轡録曰過盧溝河三十五里至燕山城外燕賓館自館行柳堤縁城過新石橋中以杈子隔馳道從左邊過橋入豐宜門即外城門也兩邊皆短牆有西門

東西出通大路有兵寨在牆外玉石橋燕石色如玉石上分三道皆以欄楯隔之彫刻極工中為御路欄以杈子橋四旁皆有玉石柱甚高兩旁有小亭中有碑也龍津橋入宣陽門金書額兩頭有小四角亭即登門路也樓下分三門北望其闕由西御廊首轉西至會同館出復循西廊首横過至東御廊首轉北循廊檐行幾二百間廊分三節每節一門路東出第一門通御市二門通毬場三門通太廟中有樓將至宫城廊即東又百間其

西亦然亦有三門但不知所通何處望之皆民居東西廊之東馳道甚闊西旁有溝溝上植柳兩廊屋脊覆以青琉璃瓦宮闕門戶即純用之葱然遂道之北即端門十一間曰應天之門舊常門通天下亦開五門兩狹有樓如左右昇龍之治東西兩角門每樓次第攢三檐與狹樓接極工巧端門之內有左右翔門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安殿使人入在掖門宜左循大安殿東廊後屋行入復德殿自側門入又東北行直東有殿守門曰東

宮牆内亭觀甚多直北面南列三門中門集英門云是故壽康殿母后所居西曰會通門自會通東小門北入承明門又北則昭慶門東則禧集門尚書省在門外又兩則右嘉會門四門正相對入右嘉會門門有樓與左嘉會門相對即大安殿後門之後至幕次黑布拂廬待班有宣入明門即常朝後殿門也門内庭中列衛士二百許人貼金雙鳳幞頭團花紅錦衫手列入仁政門盖隔門也至仁政殿大花氊可半庭中雙鳳殿兩旁各有

朶殿之上兩高樓曰東西上閤門兩悉有連幕中有甲士東西御廊循檐各列甲士東立者紅茸甲金纒竿鎗黄旗畫青龍西立者金纒竿鎗白旗畫青龍直至殿下皆然惟立于門下者皂袍弓矢殿兩角雜列儀物幢節之屬如道士醮壇威儀之類使人由殿下東行上階却轉南繇露臺北行入殿閾謂之欄子金主幞頭紅袍玉帶坐七寳榻背有大龍大屏風四壁簾幕皆紅繡龍拱斗皆有繡衣兩楹門各有大出香金獅蠻地鋪禮佛毯

可一殿兩旁玉帶金魚或金帶者四五十相對列立遥望前後殿廡矗起處甚多制度不經工巧無遺力所謂窮奢極侈者煬王亮初營此都規摹多出于孔彦舟役民夫八十萬共軍四十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計地皆古墳塚悉掘棄之敵既蹂躪中原國之計度踵事增華徃徃不遺餘力而終不近似今金主既端坐得國其徒益治文為以眩之始則大修官制見其大定二年十二月詔書畧曰建官咸則于三代分職仍總于六卿宣

化適遐服釆內外甲髙以序名位有倫舊或舛差理宜
增損冗散者併其任繁劇者益其聫悉命有司存革從
允當其新定官制令尚書省鏤行所謂官制者曰三師
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曰尚書省有令
及左右丞相又有平章政事為宰相官左右丞叅知政
事為執政官左右司郎中員外郎為之屬曰六部有尚
書侍郎郎中員外郎曰都元帥府有左右副元帥監軍
都監曰樞密院有使副僉書曰大宗正府有判大宗正

事及同判同簽又有丞及宗室將軍缺之曰勸農使司有使副曰殿前都點檢左右副都點檢左右衛將軍及符寶郎宫直將軍宫籍監副監鷹坊及近侍器物尚郎尚輦四局皆有使副武庫武器二所令丞頓舍官諸直長皆隸焉曰宣徽有左右使同知同簽院事判事判官及拱衛直客省引進司尚儀衣鑾尚食尚藥宫闈四局使副東西上閤門使副通事舍人供奉班都知判官内供奉押班御院通進太醫院教坊提點使副判官宿御

院都藥監官苑司尚醞典客二所令丞侍儀局使知長
等皆隸焉曰御史臺有大夫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及登文檢院知院同知院隸焉曰翰林學士
院有學士承旨學士侍講侍講學士知學士侍直制修
撰奉文字等官承旨至直學士帶知制誥待制至應奉
帶知同曰司天臺提點監少監判官隸焉曰國史院有
同修史編修官曰太常寺大丞博士大祝奉曰禮物津
郎之屬太廟郊社諸陵大樂四所令丞等隸焉曰秘書

監少監丞郎秘書郎著作局官佐郎及筆硯書畫二局知長隸焉曰諫院有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曰大理寺有卿少正丞寺直評事曰國子院有祭酒司業丞博士助教曰記註院有修注曰大府監有監少監及丞左右藏庫使副佐供所都監太倉酒房市買司使副鈞循所令丞等隸焉曰小府監有監少監丞文忠尚方圖畫裁造衣繡織染等官上林八所令丞諸直長等隸焉曰都水監有監少監丞及御道司管當司隸焉曰四方館

曰內藏庫曰法物庫曰摧袋務皆有使副曰都城所有提舉左右廂官受給官曰惠民司有令丞曰承發司置管尚同官當曰尚書循堂厨曰公使酒庫曰交鈔庫曰印造引鈔軍皆有使副曰直省局有局長副長曰管當尚書省樂工有名無名曰宮師府東管公也有太師太傅太保少師詹事院有詹事少事左右衛率府副率左右監僕正副正長尚寶典儀賛儀直內郎丞典食丞侍藥奉藥掌歛令丞家令丞司經司藏司倉皆有副左右

諭德左右賛善等皆隸焉曰親王府屬官有長史府掾文學又有諸京留守同知留守副留守留守判官諸京都轉運使及同知使副使判官招討使諸府軍諸路轉運使及同知副使判官諸節度使副同知使事諸府同知諸州刺史同知防禦同知總軍招討都監明安穆昆羣牧防禦使諸京兵馬都副指揮使警巡使判官諸府軍指揮使提舉漕運解鹽司及同提舉諸京諸路都總管判官京府諸府招討節度觀察判官留守諸府推官

節鎮録事防禦判官都廵河京府運使節鎮都州司獄知法等為在外職事官又有請知事主事都事典事等為吏職此其分職之序也又𠫭以文武散官列為正從九品開府儀同三司崇進特進金紫光禄金紫榮禄光禄榮禄資徳資正宣奉正奉通奉中奉正議通議太中中議中憲中散中請中順朝請朝散朝奉朝列奉政奉議奉直大夫丞議丞徳丞奉丞直丞務儒林文林丞事証事從仕登仕將仕等郎為文散官自榮禄大夫以上

文武通得為之龍虎金吾衛縹綺奉國輔國鎮國上將
軍昭武昭毅安遠定遠大將軍廣威宣威建威振威明
威信武顯武經武宣武武功武德武義將軍等承信奉
信昭信忠武忠顯忠勇修武昭武保儀進義等校尉為
武散官又有正儀欽授明時頒率保章司元等大夫授
靈臺候儀司政平秩正序挈壺司歷司晨等郎為司天
官保康保寧保安保順保和保沖等大夫保全成安成
全成和乙正乙効乙候乙痊乙愈等郎為太乙官中尹

中侍中御中儀中閤中涓等大夫通侍郎御侍直御直司謁司司閽司供司奉司引等郎爲内侍官以上三色官皆不過從四品亦以上柱國至武騎尉爲勲官其封邑蔭補皆有止法王食邑止萬户實封上千户其下降皆殺准此至縣男止三百户一品蔭子孫等七人二品六人其下降殺皆准此至七品上蔭一人又有佩服之制文臣等五品以上服紫七品緋八品九品緑武官並服紫自天子而下有玉帶玉雙魚玉魚金魚及金笏頭毬

文荔支御仙花及鳥犀紅鞓等帶皆金魚服緋者紅帶銀魚武官自二品以上得佩魚其告身有翔鸞雲鶴龜蓮魚藻瑞草等婦人則雲氣瑞蓮芙蓉雜花等錦金鸞瀏鶒等羅其封國亦有大國次國小國之别頭銜亦有行首試之充之辨其歴曰大明歴一道忌日十二亦有通行小本歴頭與中國異者每日互注吉凶謂如庚寅歲正月二日出行乗舟動土凶拜官吉之類而最可笑者金本無年號自阿固達始有天輔之稱今四十八年

矣小本歷通共百二十歲相屬某年生而四十八歲以
前金無年號乃選造以足之重熈四年清寧咸雍太康
太安各十年盛昌六年乾通十年大慶四年收國二年
以接于天輔又以其切據之地紛更難合為十四路曰
中都路大興府為首即燕山府通薊易涿順灤平雄霸安保
遂安肅二名十二州總三十九縣屬焉曰遼陽府為首會
軍咸平廣寧三府瀋濟辰復州澄貴德二名信肇韓十州
總三十七縣屬焉曰遼西京西路大同府為首天德一

府為內二名武豐尉東勝二名奉聖二名應寧邊二名洪宣化二名
十二州總三十一縣屬焉曰南京開封府為首河南
歸德二府隸州一軍曹睢專陰陳鄆泗單陝唐汝亳蔡
嵩潁十六州總一百六縣曰北京路大定府為首臨潢
興中二府和益錦宗慶懿泰建八州總三十二縣屬焉
曰河東路河間府為首蠡莫獻冀深清滄景總二十九
縣屬焉曰河北路真定府為首威趙金改沃州邢相磁定祈
洺濬衛十州總五十二縣屬焉曰山西路東平府為首

大名府勝陽泰安二軍濟恩濮開滑邳宿兖博德十一
州總六十三縣屬焉山東路益都府為首即青州濟南府
城陽寧海二軍濰濱沂密淄登萊七州總五十縣焉曰
河南路平陽府為首河中一府隰耿澤潞遼沁孟德絳
解十州六十六縣屬焉曰河北路太原一府為首歲忻
汾代石五州晉寧大山寧化岢嵐平定五軍總三十五
縣屬焉曰京兆路京兆府為首鳳翔商乾耀華虢邠同
七州總五十七縣屬焉曰鄜延路延安府為首坊鄜丹

三州總一十九縣屬焉曰熙秦路臨洮府為首蘭鞏隴
會秦洮河七州積石鎮戎德順三軍總十六縣屬焉曰
慶原路慶陽府為首平凉環慶涇原四州總十九縣曰
凡府三十四節鎮三十六防禦二十三刺史七十三軍
十六留守四轉運十四使人見敵之日畧得其廷臣名
氏曰領省太尉尚書令李石元妃之父也稱皇丈人起
復左丞相赫舍哩良弼右丞相赫舍哩志寧左右平章
完顏喀齊喀完顏錫喇左右丞石琚孟浩皆兼太子師傅

參政魏子平完顏德受左右宣徽使敬嗣暉耶律後同知宣徽院韓綱殿後都點檢完顏錫里左右副點檢烏庫哩忠弼烏庫哩元忠判宗正王不知其名吏部尚書王宇户部耶律道禮部楊伯雄兵部高壽星刑部高德基工部張恭愈御史中丞李天瑀工部侍郎張汝霖侍御史完顏德温良肅翰林待制鄭子聃秘書監楊邦基太府監兼客省使梁彬都水監耶律寶大理寺李昌國閤門使盧珙内藏庫使兼國子祭酒王可進左司員外

郎張汝弼右司張亨兵部郎中田彦臯金主有八子長曰越王判大興府其母死矣次為太子母方寵次隨王次瀋王次瀛國公餘未詳宫多内寵其最貴者有元德淑立温恭慧明等十妃臣下亦娶數妻多少視官屬官品以先後聘為序民惟得一妻族帳部曲録　主兵赫舍哩志學字從道以護衛將軍出身授保州同知因契丹斡罕逼燕山召為古翼統軍既滅斡罕拜尚書右丞相天下兵馬副元帥為人有烏珠風勢瓜爾佳字仲恭

其父先曾作西南路招討使死龔封千户繼為副點檢後除西北路招討統軍瓜爾佳中愿之弟甚知兵常為右副點檢後除右翼都統烏庫哩執中正女真人頗知書見知烏克蘇喇部族節度右闕中女真人任益都尹兼右翼統軍納哈塔士舉女真人舉文之兄也頗知詩任翼州節度使兼彈壓一路盜賊唐古安禮字仲和亮之妹壻也自陜總管入拜參知政事極能文知碁

持嘉順忠女真人為開州世襲千户兼管屯田軍溫

特赫察喇音辣女真人住東平府世襲千户兼管屯田軍

完顏𣪍芬元幼年世襲止以小名授官因而名焉見

住大名府世襲千户兼管屯田軍富察黙色小名玉

門自幼襲封因而名焉威將軍宰執翟永固燕山郎鄉

人亮與葛王兩作相　蘇保衡雲中府人亮攻淮爲水

軍都統葛王除右丞跛一足　石琚字子美中山府人

亶朝狀元及第是年出君子能進人之情賦葛王立除

叅知政事　魏履元奉聖州人狀元石琚榜葛王立除

叅知政事敬嗣暉易州人石琚榜下及第亮時為宣徽使尋除知政事亮貶為庶人次年復官召為宣徽使趙永錫燕人葛王立除司空謂之槐林趙開者是也　任熊祥燕人遼時及第葛王立除少師　李受渤海人葛王立母舅常為知政事　侍從梁球廣寧府人石琚下及第亮時為户部尚書葛王立復為户部極有才　王競字無競相州人乃本朝王炎之親兄嘗為禮部尚書

胡勵字元化山東密州人少被擄韓昉于從良狀元

及第是年出好生德洽民不犯上賦亮時為刑部尚書
葛王書立改翰林承旨　馬倖燕人石琚榜及第亮時
為御史中丞葛王立除為御史大夫　張恭愈字師韓
廣寧府人狀元孫用康榜第二人及第亮攻淮甸時為
謀主修船造軍器皆本人主之除户部郎　蔡珪字闕
父餘杭人蔡清及古之孫松年之子狀元楊建中榜及
第葛王立除刑部侍郎　張汝霖字仲澤遼陽人太師
浩之子亮時特賜及第尋復正奉名及第亮時在翰林

葛王立遷吏部侍郎　張汝為字仲宣汝霖之兄浩之長子石琚榜及第葛王立貶為庶人次年復官除户部侍郎　劉仲山字山甫中京人特賜及第嘗為禮部侍郎李天吉燕人其豐美姿長鬚狀元胡勵榜及第亮時濰州復為大興尹葛王立除刑部侍郎高懷忠大定人特賜及第葛王立除國子監祭酒　高懷正懷忠之弟特賜及第為吏部侍郎葛王立因而任之　蕭兼字和丹契丹人丞慶之弟亶特賜及第亮時為右翰林知學

士葛王立除刑部侍郎　館閣臺諫鄭子明字純夫大定人先于亮初僭時狀元楊建中榜第三人及第出天錫勇智正萬邦賦除翼城縣丞被召除書畫直長至貞元四年亮令再試狀元及第是年出不貴異物民乃足賦亮時為翰林修撰尋遷修起居注葛王除為殿中侍御史兼侍讀學士　劉仲淵字介石燕山人亶朝狀元及第是年出日月得天能久照賦亮時為翰林待制葛王立遷知學士　張景仁字受甫廣寧人劉仲淵榜別

試及第久在翰林葛王立除翰林侍讀學士　楊伯雄咸
平府人狀元劉仲淵榜及第葛王立除翰林直學士
楊伯仁伯雄之弟狀元王彦潛别試及第葛王立除翰
林待制　王彦潛河間人亶時狀元及第是年出文以
足言行而遠賦葛王立除翰林待制　綦戩字天錫山
東膠東人少被擄亮特賜及第授翰林應奉文字葛王
立遷待制　劉機字仲章益都府臨朐縣人幼年被擄
在葛王家葛王父潞王放從良應舉狀元楊建中榜上

甲及第葛王立授左拾遺凡事多取謀于彼其人足智略又温粹士多歸之　孫用康字游古燕人亶時狀元及第是年出人為道遠行莫能致賦葛王立除翰林修撰　吕宗翰字周卿燕人亮時狀元及第是年出王業艱難賦葛王立除翰林修撰　孟宗獻字友之開封人葛王初立時四元及第解試建官惟賢天下治賦府試立正惟人不惟官賦省試夙夜求賢務在官民賦殿試智臨則臣民農夫服賦授翰林應奉文字同知制誥

尋除右贊善大夫　任忠傑山西天戒縣人亮時狀元及第是年出賞罰之令信如四時賦授翰林應奉文字同知制誥　李晞顏獻州人又雲中山府人亶時因作省元下第特賜及第授翰林應奉文字同知制誥　王堪棣州人亶朝經義及第葛王立為翰林修撰卿監畢逢古瀋州人狀元石琚榜及第葛王立除少府少卿徐之方燕山玉田人狀元劉仲淵榜及第葛王立除少府太監　任侗燕人狀元石琚榜及第葛王立除都水

使者　任倜字子美倜之弟狀元楊建中榜及第葛王
立除秘書少監　田穀廣寧人狀元石琚榜及第亶時
坐欺罔黨固貶為庶人葛王立復官除工部員外郎
馬柔德字周卿廣寧人狀元劉仲淵榜及第亶時與田穀
等坐欺罔黨固貶為庶人葛王立復官授刑部員外郎
王仲通字達夫閭陽人又雲中京人狀元石琚榜及
第亶時坐欺罔黨固與田穀等貶為庶人葛王立復官
除禮部郎中　王從龍字雲卿山東密州人亶時經義

狀元葛王立除太常少卿　孔固字德遠孔子四十七
代孫狀元王堪榜及第葛王立除宣徽少卿　楊蟠字
子飛中京人狀元楊建中榜及第葛王立授宣徽判官
張錫字永山燕山瀛陰人又雲燕山武康人狀元孫
用康榜及第葛王立授左司員外郎　王全黃龍人狀
元劉仲淵榜及第亮時右司郎中葛王立授左司郎中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己亥盡五日癸卯

十二月一日己亥朔趙樽克蔡州趙樽屯于麻城也被

命依前駐軍蔡州會鄂州都統吴拱荆南都統李道進

取中原初樽離蔡州日留李詢為知州而偽刺史蕭椒

德入蔡州詢遁去樽取新息縣拱與道之信息皆不通
金人游騎日相望樽謂若駐軍以待二都統甚善然曠
日持久非兵家必勝之道萬一金人增兵雖欲復取蔡
州必難不如長驅而入之率兵疾趨迫城下椕德聞樽
至披城為寨相拒兩日不出戰已亥夜漏未盡樽將士
潛師入城椕德遂遁樽既再得城與衆將議曰蔡州形
勢之地敵所必爭且陷偽久無樓櫓雉堞荒榛如堤岸
蕭椕德棄之去者知其不可守也今吾衆不過曰朝廷

有命使守之金人必再謀攻我在我者宜有以待之於是稍加修治樽遂以復李詢依舊為知州　知通州崔邦弼降官放罷知通州崔邦弼聞金人陷秦州刼掠罄盡又欲棄城遁去恐百姓不從已亥夜二更後遣人入城内外縱火三十餘處乘諠閙出城渡江往福山通判趙不悔已先期而遁料角統領官戚佺所統人隨邦弼出城因而潰去先是提舉茶鹽司得朝旨存留海門淨海兩縣船為料角探望及搬運錢糧而邦弼不悔占留

裴載宅庫兵吏家屬後為提舉王班暗發邦弼不悔各降兩官放罷時邦弼已致仕戚佺亦降兩官　吳拱等收復鄧州新除湖北京西北路招討使吳拱判南駐劄御道諸軍都統制李道主管京西南路安撫司公事郝最黃旗走報遣發將官劉革等十二月一日到鄧州新野鎮地名龍鼻坳金兵寨柵殺死金兵棄頭不砍其帥拔寨退走入鄧州至十二月六日敵衆棄城逃遁收復鄧州了當革等統押軍馬會合忠義首領孫顯等粘蹤

追襲外委是勝捷

二日庚子得金國公牒報班師通好是日金國牒云大金國都督府牒南宋鎮江府正隆無道獨意起兵以致縻殞别立新主正議班師依舊通好邊上知此報御營修衛使太傅和議郡王楊存忠侍衛馬軍御前諸軍都統制成閔中書舍人督視江淮荆襄參議軍事虞允文總領淮東軍馬錢粮朱夏卿劉奉以聞既而北壘亦具亮之死狀來求和　金國移牒三省樞密院大金大都

督府牒宋國三省樞密院國朝自太祖皇帝創業開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被塗炭令奉新天子明詔已從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各宜戢兵以修舊好須議移牒具如前事須牒宋國之三省樞密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牒銀青榮祿大夫左領軍督監開國公富察龍虎衛上將軍右領軍都監圖克坦右領軍監軍崇進左領軍監潘國公圖

充垣儀同三司右領軍副都督益國公銀青榮禄大夫右領軍大都督開國公太保左領軍大都督齊國公　都督府回金國牒牒云今月一日承來牒照驗廢殞事除已繳奏外須議移文牒請照會紹興三十一年一日侍衛馬步御前諸軍都統制成閔御營宿衛使太傅和義郡王楊存忠大夫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葉義問晁公忞敗盟記曰是時行都府視江淮荆襄軍馬而云督視諸路者以金人稱大都督來議和故我不可示

之以弱也

三日辛丑督府發捷旗到行在帝曰金亮既滅餘皆南北之民驅廹而來彼復何罪令即日襲逐固可使隻輪不反然多殺何為但檄諸將速邏進師會合京畿收復故疆撫定吾民足矣　名虞允文赴行在允文既至入見上慇懃勞有加允文奏曰此廟社神靈陛下英斷將士用命臣何力焉上嘉賞再三有旨論功行賞張振時俊王琪戚新戴臯以功烈顯著人轉三官其將士亦以

次推恩允文奏曰昨來采石事勢危急臣於振等行陣間許以重賞振等効死力戰以三官恐未足酬其勞乞回臣在身官職推賞振等上曰向江上得諸校致力其功豈可忘尋改張振等正任承宣使觀察使虞允文王繼論奏車駕進發而敵尚有在淮東西者今當督淮上之兵斷敵之歸路發鎮江建康之兵為掩襲之舉可無噍類上深然之命淮上措置而諸軍已先過江　御製完顏亮畫贊金主曰亮獨夫自大弑君殺母敗盟犯寨

殘虐兩國屢遷必敗皇天降罰為無道戒

四日壬寅戌閔收復楊州　禁止州郡科斂獻納之弊

臣寮上言竊以國家不得已而用兵調度費固不貲

陛下愛惜民力不忍一毫取之於民盡出内帑以佐國

用恩至渥也昨因臣僚援卜式故事乞風州富民使得

輸財以助邊困可其請而行之令州縣長吏不務體此

乃科斂五等人户或以物力高下或計田畝多寡出作

本州獻納以為已功是豈知朝廷之意哉此風不止為

擾未已臣愚欲望聖慈特賜宥旨如諸路州軍欲助軍興者不得輒科于民若上户自獻助具以名聞當議推賞以示旌勸使富者鋭于樂輸貧者免于橫斂則天下幸甚從之　邊臣賀表表曰金人背盟方恣行于兵革皇天震怒俾極就于誅夷宗社增休邇遐多慶中賀竊以朔方之患古今所同唯其空國而來必有塗炭之敗然淝水之戰纔快斬于苻融而澶淵之師乃獨殲于達蘭至獨夫之遭戮實曠古之罕聞恭惟皇帝陛下德備聖

神資全勇智本大國而事小國蓋自下以兼容體至仁而伐不仁果何憂於弗克豈期跋扈敢肆憑陵悉驅番漢之民入撓江淮之地毒流南北憤激人神爰假手於羣凶用倒戈于元惡風驅電掃行淨洗于邊塵地闊天開期盡還於禹迹遂使車書之混一誕興禮樂于昇平臣等猥守藩條豫聞邊事方敵尚在唱勝臣子之憂令

王載寧永同天下之喜　賜新復州軍赦尚書省牒刑部門下朕以涼薄之資履艱難之運披圖慨歎念未清

九縣之衷瞻仰焦勞詎敢忘一食之頃然而誠不足以孚强敵德不足以保遺黎致承平之故區寖隔絶於異域列聖之境未復兩宫之狩莫回恨抱終天悲纏率土痛心疾首隕涕汗顔兹金亮之干誅辛上天之悔禍爰整濯征之旅往摲者定之功羣豪唱義以雲從列郡聞風而嚮應扶杖而須德化率多羸老之餘簞食以迎王師復喜威儀之見遂日闢于百里曾不煩于一兵元惡就屠餘黨悉潰顧貫將率之餘勇盡還祖宗之舊疆重念

中原之區久淪朔方之俗墜衣冠于塗炭變禮義于淪
胥頭顱莫保于淫刑閭里悉空于重斂刼用脅從之暴
豈無詿誤之人宜推存宥之恩誕布惟新之令可大赦
新復州軍並限赦書到日以前罪人無輕重已發覺未
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祖宗皇
后陵寢自經隔絕久失展省本路指討使到日同本處
官吏躬親前去朝謁如法修舉務在嚴潔以稱朕孝思
追慕之意淵聖皇帝梓官及天眷尚在沙漠抱恨無窮

若中原與諸國人能律致扶護來歸者賜銀絹五萬疋兩如願補授官資竟與推恩勘會白溝河忻代等處一帶係本朝舊界仰諸路招討使統率大軍到日不得越境於戲天開地闢允臻恢復之期雲施雨行式慰來蘇之望尚賴邇遐之衆咸懷忠義之誠共集大勳永清四海

林栗上宰相劄子允進軍恢復劄子曰某昨日獲見敵中關牒退而深念金人於我有不戴天不反兵之仇今又渝盟稱兵踐蹂兩淮荼毒生靈暴骸滿野潛師

海道視我為机上之肉憑淩顛蹶亘古未聞禍極凶殫自貽屠裂撥之常理其衆若不投身歸命便宜奔潰逃歸今乃按兵江壖議立新主從容移檄令我戢兵以愚觀之其說有二一者諸將翫兵之罪二者同乗舟遇風之勢何謂諸將玩兵之罪兩軍相持唯伺間隙設其國中内亂千里之外勢猶可乗今相距一江而彼有弑逆之釁倉惶顛沛之間縱兵掩擊殄其渠魁然後可以謝兩淮無辜之民洗國家積年之憤今淹留累日顧望不

前使之戍謀復來修好是將愚弄本朝猶以故吾待我邊臣見此文書又非降欵為其受納已墮計中傳送朝廷意將何待欲辭玩兵之罪其受納已無可觧何謂同舟遇風之勢亮之凶虐家怨親離欲與俱亾固非一旅然預謀弑逆不過數人覆手相殘勢當未已若去國未遠旦夕可歸縱加刑誅豈能禁遏今已深入吾地結為死仇京東河北山西陜右皆吾舊民久懐響應聞亮之死已倒戈所未下者特其帥長尚有未真之人勢亦不能

久立則亮之餘衆退無所歸雖欲來降懼不免死茍相推奉以冀生全共為文移緩我師旅萬一其計得行是一亮死一亮生也死亮凶殘人所同棄生亮方急與人同居為吾之患不又多乎此則同舟遇風勢當然也詳其關牒尚有兩名不書則其中同惡亦未監定經此數日或走或降變故萬端難以預度但在朝廷所以應之如何耳辟如觀弈遇其敗勢不能進攻兩眼既成還須自救利害之形豈不相遠昔赤眉偶入長安所過殘賊

鄧禹西討久不進師光武勑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遑遑無所依歸宜以進討禹猶執前意遂致挫衂帝乃勑之曰赤眉無糓當自來東吾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乃遣侯進屯新安耿弇屯宜陽勑曰賊若東走可遣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遣新安兵會宜陽及聞馮異澠池之捷帝乃自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乞降曰盆子將百萬兵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及降帝令縣厨賜食十餘

萬人皆得飽飫而已豈復有他望哉愚謂今日待敵人
計當出此宜勅諸將進軍臨之別遣重兵分出泗亳潁
壽規取汴京截其歸路勿與之戰使之前無所進退無
所歸然後開以生還之路示以再生之信諸軍但以受
納降款若只是通好文字不得收接仍賜敵人軍前詔
曰本朝至仁兼愛南北完顏亮稱兵背約自取滅亡汝
等久苦暴居不保朝夕出于迫急實行天誅今窮困無
歸朕豈忍殺已勅所在軍府受汝投降詔到宜悉解甲

放兵自詣軍門降首各給本貫公憑聽汝歸業若其中
尚敢拒命聽相捕斬前來依格支給賞賜如係金國契
丹渤海諸國人並令有司護送出境元有官資者量高
下授與職任不願任者亦聽從便若更猜疑理無容貸
諸軍尅日會合屠剿朕雖赦汝恐無及矣昔漢光武受
銅馬之降親行其營以安反側朕今自往為汝涵覆勿
復有疑我專為仁彼專為暴孟子有言率其子弟攻其
父母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于天下無敵于天下

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今日之事又何疑焉若失此時縱其北渡是祿山亹而慶緒興思明弑而朝義立中原塗炭不知何時而已也愚者千慮不勝拳拳唯廟堂諸公垂聽而擇其中幸甚幸甚

五日癸卯詔戒飭羣臣詔曰朕以逆亮渝盟侵犯王略肆頒詔旨躬往視師久已戒嚴屬兹進發凡遠邇股肱之郡小大文武之臣宜體朕心各惕爾職毋縱奸宄毋虐善良無事征求無擾獄市內則輯寧于封部外則式

遏於邉疆共濟大勲永底丕乂　成閔自鎮江府渡江追襲　遺史曰先是成閔在京西承金字牌令策應建康成閔喜於得歸兼程疾馳士卒冒大雨糧食不時多死於道路湖北轉運司以舟船載錢糧馬料差漢陽軍監酒務楊某隨軍而軍人自張家渡渡江遵陸皆不及支初閔自行在率軍馬戍京西湖北也沿路犒設之物不可勝計盡以歸已不散士卒及回至鎮江也有軍中子弟號康保義者因酒後曽顯言於市中或告閔閔遣

人捕康保義至即命斬之完顔亮之死也閔大軍猶在鎮江不渡又七日乃渡駐於楊子橋之樞密行府閔遣使臣李彪探伺金人回軍動靜閔令彪速回報樞密行府曰成閔大軍在楊子橋相持來日當大戰矣彪不聽且曰必當到揚州城下探其動息方敢回閔力止之是時金人已取天長路歸閔之意欲作大戰虛張其功績耳路人喧傳金人已歸楊州空虛故閔之詐不行乃以馬軍司兵追襲李捧亦以神勇軍追襲然不敢與金人

相近是時泗州已被夏侯焚燒棄城而南故金人先遣千戶至泗州拆民居為三浮橋頃刻而成翌日軍到皆下馬秉橋而過馬不卸鞍皆涉淮而渡望之如雲既渡絕閧軍到盱眙排列于淮之南岸聲喏之金人笑曰傳語成太尉有勞相送金人在泗州住七日有三百人長者一人告千戶曰三百人各有歸心不可彈壓奈何千戶曰郎主雖死豈無王法千戶之弟曰兄言失矣郎主且死兄何不只在楊州而須北歸邪彼各有父母妻子

人心難留豈可以强繩之兄以為然三百人皆上馬即時馳去由是西城之兵皆上馬爭門馳出不可遏俄而夾城人亦去戍閔知金人盡去也乃列兵于淮之南岸鳴金鼓教兵示耀武而還聞之者莫不大笑是時龜山沿路有金人遺棄粟米山積往往是京東河北科配民户令赴浙西州軍送納者猶有布袋盛貯者各題寫起發州縣及平江府秀州諸處送納官軍糧送不繼賴以給軍而統制將官歸已者亦多矣成閔之衆多福建江

浙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不下二三百人　差隨軍轉運使韓彦直為京東西路河北東路淮北泗宿州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副使龔濤為浙東西路通泰海州沿淮制置京東東路招討使隨軍轉運使司向軍權京畿河北西路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判官吕擢兼京西北路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判官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癸卯盡十六日丁巳

車駕將進發先約束巡幸經由州縣癸卯已降詔戒飭羣臣又降旨曰巡幸視師用今月十日進發已降旨揮

應經由去處排辦程頓修治道路等事不得過有華飾非理科歛竊慮奉行不虔重勞民力除合行隨運錢糧批支驛募外應貢獻果木飲食之類悉宜禁止可行下逐路監司約束如敢違戾仰御史臺彈劾重寘典憲

招撫司以賈和仲知揚州招撫司以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賈和仲知揚州和仲單騎入城皆未有官吏漸次主管機宜文字向子廣及兵職官公吏軍民有到州者和仲揭榜使人首錢窖一半給賞由是告者無虛日官

司發掘不暇會金字牌委和仲以經總錢收買金人遺棄器甲和仲揭榜收買有以紫茸穿者有以皮條穿者鐵葉柔軟而堅兩面皆明兵將見之以為朝廷器甲不如也頃之朝廷買器甲淮東總領朱夏卿以書托楊州親戚通判葉模模者夢得之子模遂請于和仲以買器甲與夏卿和仲不可曰和仲承金字牌備奉聖旨日買此器甲豈敢作人情與總領也模怨其不從譖于夏卿夏卿遂譖於葉義問義問以和仲不職放罷朝廷遂以

向子固知揚州於是有修城之意破錢二十萬緡矣

七日乙巳李顯忠知和州知建康府張燾說諭都統制李顯忠曰車駕將發巡幸到此金人尚據雞籠山得無慮乎顯忠以大軍濟江去和州三十里與敵相持　金人知鄧州録事高通以鄧州來歸初金人以劉蕚為都統攻京西敗于光化軍及茨湖也回軍至鄧州駐于城北七八里間偽鄧州節度使蕭中一亦挈家屬出城駐于蕚軍之南一二里間偽同知節副亦皆以家屬去中

一留州事委兼倉王直是夜北門有火即滅中一與十千户三十穆昆言曰今日之事如何鄧州屯駐之兵皆為都統劉相公帶去而城中之兵皆是土人萬一為南宋之兵内應如何衆皆知中一有順南之意謾唯唯而已坐中忽不見白千户者中一疑其走告于蕚矣乃率其奴婢將家屬奔走中夜屢遭鄉村土豪驚散中一被殺家屬幸得免翌日金人皆北去録事高通聞蕚之兵已退乃集官吏軍兵而謀曰今蕭節使及同知節副皆

已去城中生靈如何衆皆言唯録事指揮是時禁軍已擐甲皆有作亂意通又問至於再三皆不應通曰今南兵已近若此時不決則城中之人皆不可保衆請通決之通見衆人亦有順南意乃曰今諸軍無將欲請軍中最長者一人為將如何衆曰諾通即舉四人皆軍中職名最高者衆皆聽命通謂軍中已有所主者又四人皆舊部曲得其心遂以中一之命令王直權管州事衆復以通權節副通始敢言曰欲與一城生靈求一生路以

決今日之計如何衆皆諾於是通乃言鄧州本是大宋所有金國已棄我官吏軍民矣欲與諸公同歸大宋如何衆皆從之議遂定命吏人作文字未畢忽報城下有十餘騎通令倒旗鎗而問之乃曰吴招討下問其主將則曰昝統領昝統領者鄧州弓手昝朝也聚衆在山中投軍州武鉅為忠義人知金人已退故先至城下通令放旗鎗于地面報其軍伙有三百餘人至城下中軍兵復立旗鎗似欲與為相應作過者蓋已有約故也通見

其勢逼即令開門以沮其計衆遂入門登城縱掠不傷人遣人尋中一知其已死得其家屬後歸江南朝廷命其子穎為武翼大夫鄂州總管

九日丁未武鉅收復河南府新除果州團練使知均州兼管内安撫使節制忠義軍武鉅申昨遣鄉總兵轄杜隱前去會合盧氏縣鄉軍收復州縣今月十四日據本官申收復了嵩州及長水永寧福昌三縣撫定了當委是勝捷又報作遣杜隱等將帶人兵及盧氏縣高州等

處忠義人前去收復河南府去後今據盧氏縣差人前來走報於十二月九日收復河南府了當

十日戊申車駕自臨安府進發巡幸江上　誅倪詢應簡於平江府車駕到平江會曹洋自李寶軍中取倪詢應簡回令洋就御舟引見上慰勞良厚因曰少頃令曹洋管押罪人在行宮門外聽旨上入平江府治洋以兵衛夾道防護詢簡俟于門下俄頃有旨倪詢應簡並凌遲處斬又有活執到金人等盡斬之倪詢平江府常熟縣人

應簡通州人

十二日庚戌成閔收復盱眙軍泗州淮東等路制置招討使成閔黄旗走報統率軍馬於十二月十二日收復盱眙軍了當其泗州淮河岸下擺泊舟船數千隻金兵數萬人隔河與官軍相拒閔遂將奪下軍敵燒不盡橋脚小船二十餘隻併工修整及於龜山以來搶奪到敵船十餘隻并分遣統制官吴超楊欽部押人船于水路邀擊敵船又差統制官劉鋭陳敏王公述張師顔於十

二月十五日夜於泗州東城之東潛師渡淮有敵騎數千於城東擺列前來與官軍相拒閔又分遣遣統領官左士淵張青魏全部押官兵攻奪泗州南門入城占據閔再率官軍戮力掩殺敵兵敗走收復泗州了當奪到粟米三萬餘石被擄老小數萬口放令渡淮歸業委是獲捷　吳拱收復汝州

十五日丙辰車駕至常州無錫縣是日邊報奉淮東金人已遁去淮西尚餘三萬衆保和州陳康伯等依旨撰

到招安旗牓非惟諸國之人雖金人一概與補官内萬户許以節鉞其餘視爵秩高下更起等換授白身特令官奴婢優與賞賚示之生路庶使束手來歸上曰彼雖敵國亦人也比引見之所招到金人朕亦悉與貸命送諸軍下投使葢首惡完顔亮一人耳若槩殺之則不勝其多朕不忍為也　行宫宿衛使楊存中檄完顔亮一行將吏等書行宫宿衛使楊存中檄書檄告完顔亮等一行官兵將吏等葢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故為臣者

當知逆順之理師直為壯曲為老故用兵者宜明曲直之情以順而討逆則何功不成以直而攻曲則何敵而不勝惟完顔亮天性不仁怙恃兇強肆行暴虐弑君殺母蔑亂人倫棄約背盟迷逆天道挾彼邉陲之衆蹂我淮甸之邦罪惡貫盈神人共憤當職恭承帝命肅行天討念不順從當思後悔東區巨海西扼長淮南限大江之虞北有重兵之阻雖釜魚之暫息顧蟻穴以何逃況葛王既立於爾邦而大兵已興於中國路途夐隔軍馬

何歸盍執暴君往投新主保其名節一洗汚俗之羞樂
而妻孥無作異鄉之鬼或挺身而抱義亟率衆以來降
庶幾全逆順曲直之宜不失享富貴安榮之利故茲檄
示各宜究知　戍閔收復陳州戍閔申十二月十五日
據本司中軍統制官趙樽申先准指揮催督結約到陳
州忠義人陳享祖乗勢收復陳州十一月十七日據陳享
祖申於十一月五日將帶忠義人兵已收復陳州了當
捉到同知完顏耶魯等九人　陳享祖以陳州來歸陳

亨祖陳州大豪也聞趙樽已得蔡州即領民兵據其城縛其偽官屬送蔡州乞歸朝廷樽具奏聞朝廷嘉其忠特授武義郎兼閤門宣贊舍人

十六日丁巳李顯忠收復和州行宫留守據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黄旗走報并申契勘金兵三萬户占據和州於城外連珠劄立硬寨當職親率諸軍十二月六日自慈湖濟渡先占北岸石跋背依山下寨與金兵對壘雖敵時遣騎兵沿江窺伺口岸肆為殺

掠當職措置分遣軍馬不時晝夜邀擊殺獲甚多致敵
不得休息至十六日進兵酉時直抵和州敵寨敵兵畏
懼至三更金人拔寨北遁奪得被敵擄鄉民老小三千
餘人即時撫恤各令逐便歸業奪到騾馬收復和州了
當　賜楊泰真楚滁和濠廬光州盱眙高郵光化無為
安豐信楊軍德音尚書省牒刑部門下朕撫運中興遭
時多故崇七德而經武務先禁暴而戢兵收五利以和
親靡憚卑辭而屈已將使流離之衆永離塗炭之㦲由

涼德不足以懐柔致遂亮輒渝于盟誓怙其戎馬之足
驅厥不逞之羣既倣優於中原遂虔劉於吾國弟欲兵
連而禍結豈知衆叛以親離宜神聖之莫容致人心之
爭奮奇兵鏖擊盡灰赤壁之舟元惡就屠迄授槀街之
首餘黨奔潰四境澄清慨念疆埸之民荐被兵戈之苦
妻孥蕩析肝腦糜捐室廬成煨燼之餘田野喪耕耡之
具禍貽爾衆罪在朕躬幸已靖于邉塵喜再成于樂土
欲撫瘡痍之俗爰推曠蕩之恩楊泰真滁和濠廬光州

盱眙高郵光化無為安豐信陽軍管內限德音已前見
監罪人除犯刼殺鬬殺並為已殺人者并十惡罪至死
僞造符印放火官員犯入已贓將校軍人公人犯枉法
監主自盜贓并依法內枉法自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奏
取指揮鬬殺罪至死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面配千里外
州軍牢城斷訖録案聞奏其餘罪無輕重並行放免於
戲歌鴻鴈之詩務遺黎之安業法雷雨之解與庶彚以
昭蘇尚其小大之臣共體隆寛之德輔成極治永息多

虞　成閔以劉繹爲修武郎閤門祗侯權知泗州先是劉錡在淮陰也員琦劉汜在盱眙錡令琦汜差人往臨淮縣體探是時招信縣横山劉繹與土豪張揖共有民兵數百人敵適在盱眙琦汜遣繹揖往繹揖至新店會金人亦遣二三騎往泗州探事繹揖等退歸泗州出南門見盱眙隔岸無兵馬知琦汜等皆去岸下無船可渡遂駐衆于榷場中俄頃金人探馬數百騎入泗州揖請擊之繹懼不從揖曰金人若知我衆不多守其要便而

撓於我雖一人不可生還遂率衆入南門金人見南門有兵突入不知多寡即爭門出循汴河路以奔時露重有微雨汴河路皆青石石滑馬不能行有墜馬者揖急追之繹以繼往金人往往下馬而去遂獲馬僅百匹而回泗州不可往漸循淮河而上見夏俊在南岸以奪馬事告之俊喜令尋小舟濟渡馬數匹而行餘馬繹與揖兩分之於是各裝載家屬取天長路欲渡江揖在前行未到天長遇金人盡失其馬繹聞之乃還橫山至是成

閔到盱眙繹遂獻其馬言其殺伐之功閔大喜書填修

武郎閤門祗候告身授繹仍令權知泗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辛酉盡二十八日己巳

二十日辛酉車駕到鎮江未入丹陽館乘騎徑往江下觀看戰船

二十一日壬戌入行宫駐蹕于雞籠山和州金人未退
二十二日癸亥吳璘奏收復秦州治平寨四川宣撫使
吳璘報捷遣差左軍統制王中正權知秦州劉中正軍
第五將王价等帶將軍馬攻討收復陝西陷沒州軍于
十二月二十二日未時攻打破治平寨次日措置招收
官民歸業及剗削城壁守禦間探報金人萬戶富色里
貝勒帶領千户名雅爾布等甲軍三十餘人在千家堡
下寨要收復治平寨中正等統率軍馬步軍于二月十

五日辰時自治平寨起發至午時到千家堡照城陂望見金人在川下擺作三大寨其時步軍未到中正等帶領軍馬下川迎敵其軍一擁前來告諭官軍不顧死亡與敵血戰一十餘陣至申時金人敗走一十餘里再添生兵擺拽陣勢與官軍迎敵中正等實率官軍戮力苦戰至酉時其軍盡行敗散奔走乘勢追趕二十餘里斬到首級捉到活人各不計數日收軍回堡當川下塞統領官王中正左腮口角中三鎗伏乞照會

二十三日甲子張振時俊正任承宣使戴臯王琪正任觀察使盛新正任團練使　采石之功統制官各已遷轉階官及遥郡矣虞允文欲奏請與落階官并與正任乃降旨昨采石親與金主見陣保護大江功力爲重並特與正任

二十八日己巳樞密院同奉聖旨進幸建康府用正月三日如值雨別擇日車駕在鎮江旬日擇日進發　持服秦塤秦堪奏獻金器五千兩銀七千兩米二十萬石

候服闋日取旨　知安豐軍孫顯忠申任契丹等歸朝

十二月二十八日淮北壽春府有任契丹納蘇郎君天

平軍節度使河北路安撫置使正任檢校少保天雄軍

節度使河北等路安撫使王友直將帶軍馬八百餘軍

前來即時説諭朝廷恩信管待犒勞訖發前赴闕　行

宮留守司牓李顯忠邵宏淵等報捷淮西諸郡並皆寧

靜行宮留守據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

池州都統邵宏淵等申今月十七日早親率軍馬乘勢

粘蹤追襲金人離和州三十里地名橫山澗其軍連發
烟號勾添精銳騎兵數千騎鴈翅擺列拐子馬衝擊官
軍當職遂分布馬步軍賈勇將士戮力分頭趕敵及戒
諭官兵不得砍級奔馬一擁奔入敵陣自辰時與敵鏖
戰至午時殺敵敗走趕殺三十餘里其軍取香林湯路
前去殺死金兵并掩擁入溝澗及活捉到千戶百人長
并騾馬衣甲器械無數除已再遣軍追襲外委是大獲
勝捷又報再遣都統官張榮統率全軍追襲至十九日

未時至全椒縣界地名馬村後河楚涓溝趕上與金對敵殺死金兵并掩擁入河不知其數收到被擄鄉民老小數千人即時撫恤各令隨便歸業奪到馬騾軍器等除已粘蹤追襲外委是大獲勝捷又據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淮南兩路制置使京畿河北淮北壽亳州招討使李顯忠黃旗走報契丹金自完顔亮被殺之後淮東敵兵遁走唯留精銳三萬户在和州為後顯忠近已統兵收復和州趕殺敵衆于横山澗後河兩次獲

捷相繼遣發統制官耿卞孔福張榮時俊李福王浩統領官張淵王洪范卞元復朱進董超王宗高端志董安劉源桂軍馬并續遣發池州都統邵宏淵以及顯忠親統其餘諸軍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起離和州二十九日至金宗白陵橋趕上金兵見陣追襲金兵至淮河地名撅澗金兵半渡統率諸軍掩擊敵衆溺死不知其數奪下牛畜被擄老小五千餘人已即時撫恤放令逐便歸業委是大獲勝捷兼顯忠已差人撫定廬亳等州并管

屬縣鎮令來淮西諸郡委無敵騎一路肅靜商賈通行人民復業奉聖旨令出榜曉示　張燾卒張燾行狀曰紹興八年金人遣使至境求和而要我以難行之禮上亦厭兵革且悼梓宫之未還母后之在遠南北軍民久困征役姑欲屈已就和以紓目前之急仍降御劄令在廷之臣詳思所宜條奏公上疏疏在紹興八年十一月内時將相方以和議為已功力贊屈已之說以謂兹事當由聖斷不必謀之在廷上勉從其請將有定議而外論紛然欲羣

起而攻之從班中有不顧節義亟欲求進者秉宰相之
權說之曰公爲天下大計而羣說橫起何不擇人爲臺
官使盡擊去則公之事濟矣宰相然其説遂擢言者居
中司又引見黨與使俱横榻除目既班搢紳駭愕道路
以目莫敢異辭公聞其議已定乃嘆曰一屈之後寧可
復伸上雖不自重其如天下何較金之强非吾所敵而
敢與抗者恃人心耳今主上躬屈至尊以臣事之則天
下之人誰敢與抗將唯敵命是聽則吾之國不以爲國

矣今大臣欲邀功一時徒為身謀不復為國遠慮使人主倒持太阿以中國之大柄授之強隣將有載胥及溺之憂又引羣小置憲綱之地意在排擊忠良俾天下之人緘口結舌在廷諸公畏其兇焰莫敢救正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得罪于天下後世乎吾世受國恩身忝侍從不可自同于衆人當以死爭遂上疏疏在第三十八冊召公入謂曰卿前所論四人者首自相矛盾奸計敗露朕皆遂之矣微卿言幾為小人所誤遂命公兼史館修撰自

是屈已之謀遂寢止增歲幣敵亦不復以此深責于我竟歸我梓宫歸我母后歸我河南之地人亦高公之卓見朝廷既得河南議遣使祗謁陵寢上欲得慈祥愷悌望實兼隆者往展孝誠併宣恵澤顧宰相張某肯為朕行乎宰相以語公公曰上不以某不才使備驅策某之願也尚奚辭宰相以言入奏上喜曰張某可謂不辭難矣公于是即日束裝上道自陳蔡歷汝潁以至洛延見父老布宣天子德意民夾道歡迎爭饋壺漿且言久隔

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為宋民雖九死無憾皷舞相慶以
至感泣公皆慰勞而遣之廹至廹城披荊棘履蓁翳隨
宜葺治展敬成禮而還公所過輙詢民間利病及敵情
虛實頗得其詳既歸入對時宰相方主和議惟恐少忤
敵情事竟不行未幾河南復陷陜右州軍亦多失守宰
相始悔不從公言冬十二月大金賀正旦使至命公為
館伴金使素聞公名畏懼之一見領其副曰是使南宋
不拜詔者也公以語動之遂得其國之情偽密奏之且

言宜早為之備上深然其說方且圖之會公疾作力求告老遂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明年金人果敗盟南下淮上紛擾上思得重臣鎮守要害控扼上流落公致仕再起知建康以時方艱棘不敢固辭聞命上道時金人傾國以來初自合肥徑趨歴陽人情洶洶公以十月十九日至姑熟見南岸全無守備亟申朝廷乞發軍馬前來捍禦仍具沿路探報事宜排日申奏二十日至建康下令區處防托事件各有條理城中初聞江上危急比屋

逃竄聞公之來皆相率歸業二十四日王權至和州退保采石朝廷方罪其畏懼用李顯忠為代旬餘猶未至人情復大恐時知樞密院葉公義問被旨督師江上令大參虞公允文自西掖出賛軍事十一月六日同至虞公蜀人素知公雅相敬慕公亦高其氣節每與論時事必擊節稱賞由是益相親次夕漏下二鼓公方就寢虞公扣門求見甚急公披衣倒屣迎之虞公曰此何等時而公欲寢乎曰日來人情憂懼外間方洶洶太守動息

為去留倘不鎮之以靜必不安雖然舍人何以見教虞
公曰適諜者自江北來云敵于和州作戰艦晝夜打造
不計隻數期以明日渡采石約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為
策公曰某被命典司留鑰但當以死守遑恤其他舍人
秉義素高以名節自任今朝廷危急如此輙法從之貴
贊大幕正當運妙畫建奇功以安社稷此某平昔所期
于閤下也虞公曰此某之素志特決公一言耳明日躍
馬至江上而敵騎充斥戰艦數百艘列在北岸若欲濟

者金亮方築臺刑白馬祭天旗幟滿野金鼓之聲聞數
十里喊聲動天地王權所留水軍車船咸在而諸將故
等夷未有統屬莫肯用命盡伏山崦虞公使人謂曰國
家糜禄廪竭民之膏脂以養爾輩今事勢危急若此正
壯士立功報國以取富貴之秋而乃甘心跧伏山崦以
延須臾之命又安能必保其要領乎孰若奮身前鬬萬
有一勝生則取封爵死則有褒贈爾輩其熟計之將士
皆歡呼曰舍人既肯向前某等當竭力以死報國家有

頃敵船濟江直來南岸金亮親在臺上手揮紅旗催發須臾敵船漸近我軍徐出山崦擺列江岸敵初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遂以箭相射我軍羣弩齊發敵出中流中箭者墜江中軍船乘勢衝撞應時沈没遂不能濟次日復來方擂鼓裝船欲進見水軍船盡出遂不敢前我以海鰍船二十餘隻先往北岸截斷楊林渡口用尅敵弓齊射敵棄船上岸悉陷泥中不能動坐受箭而斃金亮度勢不可進遂自取御寨舟船焚爇而去餘

舟為我師所藝皆盡人情遂安公立以其事奏聞且言
采石之捷雖足快一時聞金人自戰敗之後連日發兵
東向揚州臣懼其併力以攻瓜洲為渡江之計其鎮江
府在今日委是危急欲望睿旨勑諸將同心協力極力
捍禦庶不墮其奸計有旨令樞密行府添差李捧邵宏
淵往防托仍委楊存中在彼同共措置金亮竟不能渡
俄為帳下所殺淮西平詔沿江帥守條陳目今進討恢
復事宜公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

動期于必勝人皆以為至論　吳璘與金人鳳翔喀齊喀貝勒書書曰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吳璘謹致書于都統相公閣下冬寒軍務良勞比者正隆被殺大定新立諒惟悼奉新君悲喜交集雖然福禍有幾惟智者能知其幾不可不慮也且公實正隆信臣委任至重休戚同之大定即位亦必有腹心之臣為之謀主雖以髙爵厚禄安公反側而君臣之間踈忌之意豈一日之忘昔東昏被殺正隆簒位東昏之將相大臣能保其身全其家者

幾何此皆公之目見也縱使大定隱忍未發其用事之臣能相容乎公提兵數萬人居于外無功則以失律為辭建功則以強大見忌公之得罪于新主者必矣其危如此孰不為慮今我主上豁達大度推赤心置人腹中臣之擇主舍此安往公若能改圖來歸當數奏以咸秦王世襲王爵元隨戎旅委付麾下富貴權位子孫無窮身名俱泰如漢之金日磾不亦盛乎理之必然非為遊辭以動公也機事之來間不容髮猶豫不決終致大禍

悔何可及惟公熟計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一日戊辰盡二月二十八日乙丑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一日戊辰車駕駐蹕鎮江府

二日己巳劉繹正除知泗州

三日庚午車駕起發鎮江府

五日壬申車駕幸建康府上自鎮江遵陸時天寒雪雨不止上乗馬以氊笠氊衣禦風雨而宰相以下多有乗轎者

六日癸酉安豐軍孫顯忠收復壽州

九日丙子江州駐劄戚方與轉運張某書書曰方輒有少稟上冒台聽方向者結約下淮北壽春宿亳南京忠義人首領措置事宜先招到潁壽二州巡檢高顯并所

部民兵一千餘人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同差去統領孫福將官王髙邢進訓練官鄭苗達等將帶軍馬同忠義首領馬立將官黄林王德等部押軍馬奪門入城與金人血戰死殺金兵甚多其帥敗走收復夀春府了當撫定居民除殺死外生擒到女真簽軍番馬并鐵甲三千餘副馬甲二千餘副箭十萬餘枝粟米二十萬餘石共用布袋盛貯燒毀浮橋三座糧船大小一千餘隻及招到番軍王九少保王三太保三郎君一行軍馬計三百

一十五人馬三百五十八匹騾子一十四頭老小三千餘口方已差統領王德迎接巳到桐城縣訖兼廬州北地名瓦步見有金兵甚多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敵馬六千餘騎前來壽春南岸看覷浮橋本軍捉住二人後便退至二十九日統制李貴王孝先部領軍馬護送招討歸正番官王少保一行過淮南岸倬路馬逢見金人軍馬二百餘騎隔小河子廝射兩三時辰本軍殺退敵騎前去方于正月初九日到桐城縣才候解發王少保人

馬即便迤邐前進仰冀台亮
十二日己卯令李顯忠撤戍還建康金人已退去李顯忠以建康駐劄兵猶戍于淮西淮西經蹂殘之後荒凉無廬舍且驚散之民猶未歸也天大寒多雪士卒暴露有凍落足趾者顯忠亦扶病往廬壽撫循諸軍上遣中使押醫官到和州顯忠未還提點醫藥飯食卜端孺以為和州西去無人烟且陰雪難行請止中使醫官于和州報顯忠使速歸日往當塗買饌供中使等甚厚端孺

揚言金人已出境矣軍人㬥露陰雪甚寒缺未有休息之期中使亦聞其語顯忠歸端孺又請比尋常倍賷中使中使喜既還建康即以所聞端孺之言聞奏上悟即日降旨令顯忠諸軍戍歸寨有旨幸建康府南門以觀還軍軍中皆踴躍歡呼顯忠命整齊隊伍班師會大雪車駕不出召見顯忠慰勞久之以金鉼御酒勸盤果木脯醢之屬皆渾金器就賜之

十五日壬午趙樽敗金人于蔡州金人遁走趙樽在蔡

州初金人于蔡州乘大雪突騎五百至城下樽出騎迎擊之金人退去衆請追之樽曰懼其誘我也縱之去庚辰探者報金人兵勢甚盛行且至樽唯孤軍又吴拱追踏白軍統制焦元來應援合軍不過數千人皆危之樽與諸將議分四壁守禦且以忠義相勉為死守計是日金人逼于城下先遣兵斷樽歸路黎明已列陣于城西須史分布四隅下馬鼓噪逼城樽激勵將士曰金人雖多而無攻具將士但堅一心無恐金人之帥首亦勵其

衆曰此城庳薄汝所共知一鼓可陷矣于是以勁弓數百齊射矢著城如蝟毛守者不能立未停午從西壁坎墉而上倐忽金人登城者已溢滿樽時在壁知其不可當棄城而下跨馬率諸軍巷戰金人敗出城去方鏖戰之時有官軍旗頭與敵之旗頭戰于城下移時兩邊衆兵如山不敢動以待旗頭之勝敗竟殺敵旗頭城上百姓望而呼曰趙提舉且保明此旗頭好做官敵之旗頭既死即時散亂多墮城而死者官軍旗頭亦戰死竟不

得其姓名蔡州人為哀之金人敗去樽遂復營葺守禦之備先是有燕人十七八已與蔡州人結姻親者根刷得之繫于獄中及金人攻西門急權知州李詢皆殺之

光州牒蘄州正月二十日午時承中軍統制兼制置招討司提舉一行事務趙樽鄂州統制成皐皆白軍統制焦元申正月十五日以來有金兵魏都監部領和拜太光子番軍人馬五萬餘人騎前來攻擊蔡州西門至西北角靠汝河一帶約四百餘步擁并一齊上城其城壁

更無敵樓乳牆乘馬可上樽等分布馬軍賈率將士與
敵鬭敵盡命血戰至申時已來殺敗敵衆復擁敵兵下
城以落濠塹汝河不知其數及樽等即時統率軍馬出
城追趕其敵退走當陣重傷蕭總管及殺死敵兵劉千
户與穆昆等餘人棄頭不斫横死滿野棄下衣甲器械
不知其數及殺萬户穆昆者百餘人委是大獲勝捷
十八日乙酉引見耿京下諸軍提都領賈瑞等一十一
人耿京除天平軍節度使將佐授官各有差濟南府民

耿京怨金人征賦之擾擾不能聊生乃結集李鐵鎗以下得六人入東山漸次得數十人取萊蕪縣安太軍有衆百餘有蘭州貫瑞者亦有衆數十人歸京京甚喜瑞說京以其衆分為諸軍各令招人自此漸盛俄有衆數十萬是時大名府王友直亦起兵遣人通書願聽京節制京以瑞為諸軍都提領完顔亮犯淮甸京遣瑞渡江通朝廷宰相以下有所詰問恐不能對請一文人同往京然之乃遣進士辛棄疾行凡一十一人同行到楚州

見淮南轉運副使楊杭發赴行在是時上廵幸在建康乙酉瑞等入門即引見上大喜皆命以官授京天平軍節度使瑞修武郎閤門祗候皆賜金帶棄疾右儒林郎改右承務郎其餘統制官皆修武郎將官皆成忠郎凡補官者二百餘人悉命降誥令樞密院差使臣二員與瑞等詣京軍樞密院差使臣吳革李彪不敢行請在海州伺候京等到來即授告節瑞等不得已從之至海州革彪以官告節鉞待于海州京東招討使李寳遣王世

隆率十數騎與瑞等同行　一録云辛巳歸朝人總轄賈瑞統制官劉震在軍副總管劉弁遊奕軍統制孫肇左軍統領官劉伯達左軍第二副將劉德左軍正將梁宏右軍正將劉威策應右軍副將邢弁踏白第三副將劉聚總轄司提轄董昭賈思成天平軍掌書記辛弁疾辛巳正月十九日至建康府二十日行宫引見統制官轉修武郎統領官忠訓郎正副將成忠郎書記承務郎

二十日丁亥王友直王任王革來歸友直除防禦使任

革授官有差初鄆州王任以罪亡命金人重賞捕之急
大名府王友直方聚衆任歸友直友直得任甚喜乃假
任契丹以聚衆完顏亮攻淮南友直聚衆已數萬遂破
大名府有衆數十萬亮死葛王已立乃以友直之衆並
放罷令歸農爲平民其衆聞之皆散去友直乃與其黨
王革及任謀自山東尋路南奔比入界有衆三千餘至
建康引見上喜授友直檢校少保任觀察使革武功大
夫友直等皆辭不敢受且曰向若臣有衆數萬歸朝廷

則受之不辭令衆不滿百而受如此之賞不可乃授友直防禦使任團練使革武翼郎兼閤門宣贊舍人

二十八日乙丑趙樽棄蔡州趙樽在蔡州也吳拱以樽軍孤屢有蠟書報樽曰諸軍統制亦請棄城而樽以金人圍城方急若棄城而去遺金人追逐勢必敗亡不如且駐蔡州況蔡州糧食有餘後破此敵兵即議進兵中原乃申朝廷及申拱照驗拱怒以蠟書付諸統制令一面班師樽知蔡州不可以久駐且金人三日中退八十

里矣乃會諸統制議退軍樽欲留焦元成臯守城元臯曰恐孤軍不能當金人之衆樽曰今金兵不遠設若我已離城而去彼探而知之縱輕騎追襲如何元請夜出李詢曰夜出恐夜黑人亂請至申刻從西門出馬軍南門出步人樽令晡時出門令華旺以馬軍自西門出擺列不動以防追襲焦元以步人自南門出先行候步人絶則馬軍殿後日向晡未曽傳令起發閻元以步軍已至南門南門不啟守者不曽得傳令閉門元曰我是統

制乃傳提舉之令也遂相爭相詬至相擊相殺奪門啟扉未半而爭門死者已填滿門道中強有力者僅能踐屍而出積屍擁門終不能開後來者不知其故雖見門有阻難之狀所以愈亂不能禁軍民死者莫知其數元為衆所擁遂墜馬墮身入雪窖中移時方攀轅而出軍民爭路正喧溢元無馬不能行見一羸兵控一馬尋其主曰我官人在何處元強奪其馬羸兵不從元手殺羸兵跨馬而奔行三十里見樽及諸將樽欲自東路徑歸

行在且發大頭輜重已行元曰不行樽曰我是馬軍司中軍統制不歸馬司將安往元曰提舉聽吳都統節制吳都統令提舉曰軍即無發遣歸馬司文字況蔡州立功將士正要提舉保明功賞豈可徑歸行在樽以其言為然遂由南路還京襄華旺以馬軍出西門不能嚴乃先步軍而行步人與騎兵爭路而趨天氣昏黑蔡州之居人隨軍而出墜坑填谷者不知其幾多也城中一空唯細民有老小之累者不能動翌日金人聞之遂復入

蔡州　右正言劉度劄子今日視師回寨願陛下取親臨行陣斬馘執俘者方可推恩凡賞典之行皆宜愛惜以革僥倖之門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五十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盡四月二十一日丁巳

閏二月洪邁充通金人使副書書曰邁等咨目頓首再拜國信驛騎國信侍郎講服德譽之久南北阻絶無緣良會下情怛切欽仰即日春寒伏惟台候動止萬福邁

等自去冬扈蹕至建康前月被令旨迎候使節已至淮
西奉候數日矣今承泗州富察移文知大旆且至符離
有上禀事宜已令泗洲守關報令又得指揮令通書蓋
自古以來鄰邦往來并用敵國禮向者本朝皇帝上為
先帝下為生靈勉抑尊稱以就和好而彼國無故興師
長驅涉境欺天背盟神怒民怨曾不旋踵自取夷滅既
以兩國交兵則是大誼已絶竊聞大金新皇帝即位有
仁厚愛民之心本朝皇帝亟諭將帥止令收復外不許

追襲貴朝師歸方議遣使別修誓好乃蒙貴朝首拜信使舉國欣幸無以為諭但一切之禮難以復仍舊貫更候惠顧曲折面聞唯界首一事舊以淮為境至中國取節接令泗州臨淮虹縣之北迤邐迎候乃隨宜排辦宿頓以邁等禮合至界首泗州之北更無人烟館舍以容衆只候近耗當至臨淮上謁想為髙明必能動察令遣使臣持涗史記瞻望不遠預以為慰更祈保護以副顧言不宣　金人攻海州

十六日癸未吳璘克大散關金人既失秦州及熙河等州乃堅守大散關以扼王師吳璘遣姚仲等諸將攻擊數月不下仲募屬朱紘乃投劄子于總領王之望請料斂四川民户出財賞軍乃投劄子于總領王之望請料斂四川民户出財賞軍關乃可下書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學當艱難險阻之時凡百施設莫非經濟顧兹全蜀久賴綏撫雖三邊用兵之際無征輸重困之勞自非先生以體國愛民為念何以及此然天下之勢固有不

兩立者兵與民是也兵不可不費財而責其萬死之功民不可不出財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民兩相為用之策矣聞蜀民自軍興之後恬然自安絶不知有用兵之費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也紱為先生門下士豈敢自隱且時殊事異故宜更改不可執一自金人九月六日叩關于是時出倉卒諸將云大軍一出必遂破敵初宣撫吳公自謂可以兩月為期必能克敵既而金壁愈堅相持已踰四月矣

將帥牽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當救時之失以取必勝茲其時也聞之諸軍鬬志不銳戰必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効微勞其如賞給當在何處伺候𧶘實保明申覆宣司總司指麾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目今勢事與前時既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于無事前宣撫吳公僅能保守全蜀蓋賞厚而戰用命也乞先生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略與川民科歛軍須之費十分之一多與准備給錢物

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各一二疋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以上重賞給明告諸軍遣一二統制官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律進而勝捷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敵不破滅無有也說者蓋謂方今朝廷財乏之令敵不破緣軍興而費耗國用則先生所不取紱曰不然先生體國愛民之心朝野孰不共

知事固有當更張則悠久不能力濟機會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正在此舉紋之區區未必可行之幸先生恕狂愚或以為可數則一覽付之火之望讀之大駭乃答書曰辱示劄目見咎不科斂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為職事應副諸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功將士合賞但于王少卿取辦可也至于科斂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無一錢生業亦無親族寓居其不科斂何私于蜀蓋以大軍十餘萬衆仰給于此不得不

愛養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不從虛空中來亦知其所自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南調度如此不聞斂取于民四川獨可以横賦乎國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衆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月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所當時便循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月計則今日何以枝梧事未可期所責無限不且愛民力以備方來

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不斂于民力所以為諸軍也用兵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興而足下乃爾云云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鈌錢何處鈌糧草累次喝犒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若是給賞則須候有功諸軍既無功狀本所憑何支放散關前攻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無有銀絹錢引否不知散關是險固不可取乎豈由有可取之理而無錢絹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豈

計司之責必有任其咎者况聞攻闗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到不繼嫁禍于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垛賞給為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百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垛銀絹而無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圏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虢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亦不聞先堆垛銀絹始破敵也朝廷賞格

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泰山治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即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悞兼魚關簽廳所備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宣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椿辦耶顧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耳假令僕重行科斂積金至諸軍衣糧犒設支賜之外若無功効一錢豈容妄得哉若果有功豈容本所以不科斂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科斂與不科斂也劉晏斂不及民何害李郭之勳李晟屯東渭橋無

積貲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為人幕府不能以此等事規贊主帥而反咎王人以不斂于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元一軍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千疋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賞行錢之類不與焉亦不為不應副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而未得賞者何人也朝廷有分司差職各有所主而于財賄出納為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指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

之明制也足下獨不辯何哉來書謂攻散關若得銀絹一二萬錢足引一二十萬椿在鳳州有此重賞而敵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魚關何異方宣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為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勉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于朝廷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若本所抱認而不能取足下當何如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

捐軀報國之人只緣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
姚帥之賢固不妄聽然足下自不應為此異論也萬一
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之望甞備員剡薦預有懼焉且
宜勉思妙畫謹重語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
成功足下復何求哉信筆不覺喋喋幸照綋得書頗自
慚悔閏月癸酉將官楊大亨統領李安攻破五鬼山同
統制田昇統領胡洪趙豊陳濤將官馮超等攻打散關
正行水門御𤄊山金寨自二更一擁上山併力攻擊與

金人戰鬬至四更時克復散關占據了當分遣軍兵戰
奪和尚原金人退走寶雞
三月八日甲辰寢罷扈從轉官庚子有旨大駕視師應
扈從及隨逐一行官吏軍民依紹興四年例轉一官資
餘人等犒設臣僚上言臣聞爵賞之設先王所以待有
功也賞而當功則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無功受賞則人
人有覬覦之心賞將不勝給矣故古之人君不輕以與人
而人亦不得而虛受豈非以僥倖之門有不可啟者歟

臣伏覩今月四日指揮大駕視師應扈從及隨逐一行官吏軍兵依紹興四年例與轉一官資餘人等犒設臣有以見陛下知臣下之勤勞而欲得其歡心也然而事關利害殆有不可行者臣不得不為陛下言之且自臨安至建康其路不遠扈從官吏既預借月俸以為行李之資又優給驛劵以為傳食之費水則有舟楫陸則鞍馬于沿路犒勞胥吏普沾其視軍兵之驅馳道路事故不同雖往來跋履不無衝冒勞則有矣何功之云且至

尊在塗猶不得安臣子服勞亦其常分今若例行推賞則是曲示私恩輕瀆公器適彰虛授何以勸功況比來軍中奏功頗多冒濫朝廷方欲痛懲其弊則賞典所加豈容不謹倘以謂紹興四年之例不得不遵則六年移蹕江上比之四年尤為淹久初未嘗有賞則是當時已悟前賞之非而革之矣在于今日豈可不用六年之例而乃蹈四年之失乎兼軍旅方興匱乏為甚犒設士卒固不可不勉若乃其餘自應從省臣忝扈從之列亦當受

賜若自貪榮寵旁懼怨憎默默不言實負公論欲望陛
下特賜睿旨追寢前件指揮以杜僥倖之門使中外之
人無得而議則天下幸甚有旨扈從禁衛軍兵依已降
指揮推賞餘依奏一日上謂近臣曰近傳到敵中賞格
卿等曾見否陳康伯奏曰見之上曰其意如何康伯奏
觀其語曰邊釁未息恐總兵官所請欲復取所失州縣
耳上曰朕熟知金國用兵始末自尼堪斡里雅布等在時
軍政極嚴不用賞典正以威刑脅制其下而人自畏服

今賞格如此之重必是人不用命也康伯等俱曰聖裁高遠非臣所及不勝仰歎

九日乙巳吳璘少傅王彦節度使

十一日丁未大金人使入門樞密都承旨敷文閣待制徐嚞知閤門事孟思恭館伴大金人使入門赴都亭驛安泊洪邁除起居舍人依禮例十三日合朝見使人以朝儀未定展十六日朝見茶酒五盞差起居舍人洪邁借翰林學士充大金國稱賀使知閤門事張掄副之

十八日甲寅就都亭驛賜金使御筵知樞密院事葉義問押伴

十九日乙卯使人玉津園較射以雨不出

二十日丙辰就驛賜實同知樞密院事黄祖舜押伴

二十一日丁巳金使朝辭是日金使朝辭茶酒五盞退就都亭驛賜宴葉義問押伴

二十二日戊午金使回程金使回程太常少卿王普帶御器械王謙為送伴使四月六日過界　王宏收復會

州王宏為吳珝軍統制珝遣宏收復會州　金人陷陳州陳亨祖招集忠義收復陳州金人圍之急亨祖盡力禦之屢與金人戰金人益增兵亨祖以孤城不可保守乃率衆力擊金人為流矢所中而死後五日城陷南門被焚已盡而鐵裹閘板落于地城中軍民爭門而出履閘板而過者皆燒損其足不能逃往往仆于門外亨祖母及良賤五十餘口盡遭殺戮自是官軍唯守舊境而已　聖諭招徠審處收恤民不忘祖宗涵養之澤相繼

歸正者不絕朕恐士大夫分南北之限有失招徠之意卿等可審處如有官能辦者與江邉諸州軍差遣如士人願入學者即便分送庠序教養及令應舉其餘隨宜賑恤如此則非惟已來者得安未來者聞之必欣然相慕而至宰相陳康伯對曰謹依聖訓當次第施行

二十五日己未洪邁等過北界張子盖解圍海州奏捷宰相稱賀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五十